



测绘学院 别永泰/摄

安料缘起

□ 济南校区 宋荣华

始建于1956年的济南校区，是学校70余年办学历史的源头之一。这座最老、最有特色的校园，承载着科大人许多美好而艰辛的记忆，也积淀了科大精神与科大传统。落其实者思其树，饮其流者怀其源，为更好地传承和发扬科大精神，积蓄“三大功能区”建设的蓬勃力量，济南校区就地取材，充分利用建设艺术楼期间挖掘出的青石与校园在无影山下的地质特点，打造校园微景观——安料泉。

在人生逆境勇毅前行的苏轼，有着“雨顺风调百谷登”的民本思想，有着“书灯青卷”的勤勉进取，有着“不食为我宝”的清廉高洁，有着“也无风雨也无晴”的豁达自适，贯穿一生的是“此心安处是吾乡”的从容泰然、乐观向上、随遇而安的豁达态度。

“心安定的地方，便是我的故乡。”济南校区是学校育人初心的出发点，是学校蓬勃发展的源流地。这个小而精致的国际化校园里，列入济南市历史建筑名录的两栋“红楼”，是“搬不垮、拆不散、合不乱”曲折发展、砥砺前行历史见证。每一代在这里耕耘的科大人，都“既来之，则安之”，以校为家，安心创业、安定守业，不断创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新篇章。

“此心安处是吾乡”。济南校区团结和谐、拼搏进取的氛围，让在此干事创业科大人内心泰然自若、安定神闲，油然而生一种如故乡般的温馨和真切。在此环境中熏陶成长的科大学子们，把济南校区当成了魂牵梦绕的精神家园，也涵养出一种天下皆安、无处不青山的豁达与豪迈，校友们每每返校，都有回家般的亲切自然。

无影山下，青石如磐，遂置清泉，名以安料，以铭育人初心永驻，科大基业长青。

附：

海河流远，波清澜安；泰山积厚，国顺民安；泉水力深，惟真惟安；三校同望，明月一乡；此心所安，是为山科。



济南校区 孙雪琳/摄



测绘学院 别永泰/摄

转眼间又是一年秋意浓浓，我来到山科已是第三年；转眼间又是一年秋风吹拂，我脑海中思绪不住飞舞。

看到2024级的新生，我总能回想起我初入科大的日子，那些新奇、难忘的日子。大学是成长的试验田，当中的最肥沃的土壤必然是与同伴朝夕相处的宿舍。如果把那些年的科大记忆比作清澈透亮的玻璃珠，那其中最闪亮的一颗肯定是我的宿舍记忆。

接下来，我想和你分享我们的宿舍生活故事，邀请你来见证我们的成长。

一个好的大学会吸引并包容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学子，与来自各地的室友同住一个屋檐下，这绝不仅仅是个人之间的简单的相识与相处，更是各色文化背景底蕴的接触与相融。

春末的五月，柳絮乘着和风悠悠钻进祠堂，掠过少年的鼻翼。他抬手挥了挥，那柳絮便趁机钻进宽大的衣袖，衬的那身天水碧也格外清澈。

衣服是三日新裁出来的，崭新整洁。衣服的主人不舍得穿，日日抚摸那丝绸布料，只等这一天的亮相。他正了正衣领，俯身轻轻拍了拍衣摆上并不存在的灰尘，只觉得“意气风发”不只是一个成语，而是切切实实掉在他身上了，砸得他有些飘飘然。

什么日子？少年脑袋微扬，腰杆挺得笔直，像支亟待上战场的枪；步伐缓慢而坚毅，一步一响，每一步都走进理想，都走得那样铿锵有力，又有几分优雅，一切胜券在握的稳健；嘴角微微上挑，弯成月牙的眼睛里漾着笑意，阳光洒落在他脸庞，洒落进他眼眸里的那潭清澈。那时候他的眼睛很好懂，有着清澈见底的一汪小池塘，如果捧起尝一口的话应当是甜甜的，池塘边是繁茂的一丛从深绿，浓密得望不到尽头，从林间隐约传来几声啾啾啼叫。莺飞草长的五月。

他明白，今时今日将是他人漫漫长途的转折，不只是一个歇脚的驿站，更像是一个山口，山口里是这些年焚膏继晷埋头苦读，昏暗不见天日的峡谷，山口外是别样的风光，是世人人口中的锦绣山河啊。他不曾遇见过的东麓北岭，苍山泱水，顷刻降至。

当父亲为他三次加冠时，他只觉胸腔奔流的血是滚烫的，烫得他有些窒息，是那种兴奋的窒息。他感到家国重任骤然压在肩，头脑都有些发昏，晕乎乎中只念着一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父亲为他取字为继之，继往圣之绝学，继祖祖辈辈为朝堂立下的功勋，继治国之使命。他将不再是窝在古籍里的小少爷，他将成人，化所学为己用，他将在朝堂上建立远超前人的丰功伟绩，他将奔赴向最光明的远方。弱冠，礼成。

顺颂时祺，弱冠之年的继之登进士第，为左拾遗。初次上任，继之总有些惴惴不安，人生再无领路人，他每步行事都应安分守己，深思熟虑，这一点他是懂得的。只是他发觉这朝堂和幻想中完全不一样，本以为群臣皆为国为民忠心耿耿，起码各司其职尽职尽责吧，事实却并非如此。

继之报了报喜，轻蹙着眉，面前有白发苍苍耄耋老者，浑浊的眼睛里却是精明。有比他略微年轻的年轻人，对他颌首轻颔一瞥，对那职高权重的官员便尽显谄媚，眼睛快眯成一条，眼尾的皱纹堆叠着，仿佛练过这个笑容千千万万遍。有目光呆滞死板的中年人，遇事全然不作为，混在官位里只为一纸俸禄。

怎么是这样的呢？不应该是这样的啊。继之要进谏，他的谏文很有逻辑，从底层百姓的需求讲到解决方案，他写心头压抑的不满，写满腔为国为民的抱负担当，写百姓的饥寒交迫，也写沉闷窒息在时代洪流里的底层社会，应当是流传百年的好文章。然而谏文被人截了胡，是那位并不起眼的中年人，他向来波澜不惊死水一般的眼眸像活了一样，紧张地攥着继之的衣袖，低声恳切开口：“万万不可啊，小兄弟，万万不可。”

继之怒火攻心，冷冷地瞪他：“你不作为就罢了，还阻拦国家发展不成？”

一甩衣袖，不料那人攥得更紧，声音有些凄切：“你且听我讲，你且，你且。”

这般劝阻，继之保持住头脑冷静，一口气沉下去，定睛看他，语气不虞：“怎样？你讲。”

中年人见他终于愿意听他开口，方才松了口气，只觉手心全是汗。他凑近了继之，声音

那年·我们

□ 自动化学院 王德宏

在我们宿舍，有从山清水秀张家界北上的湖南伢子，有自大西北带着特产枸杞往南走的甘肃娃，有人来自中州大地，有人将海边清新的海风带到这里。这给来自鲁西南孔孟之乡的我带来了如此鲜活的探索不同地域特色文化的珍贵机会。在宿舍里，我们常为湖南同学因前后鼻音闹出的笑话而捧腹大笑，也为甘肃同学手机相册中广阔又寂寥的大漠风情而震撼。“南方人真的更喜欢吃

肉粽吗？”“山东人真的都长得很高吗？”“你们喝豆花吗？”“要不要尝尝我从老家带来的腊肉”“那家的胡辣汤还挺正宗”……

在一次次文化“交锋”中，我们尝试着去打破那些或来自网络或相传已久的地域标签。标签虽然能在初识各种人和事物时为我们提供便利，却也为此间深入交流建起了一堵不高却足够阻挡我们平视对方的城墙，只留下审视的缺口。要打破这堵城墙，就

要摘下有色眼镜，以平等而欣赏的眼睛去单纯地看待每一种文化。

对我们而言，现实中并不宽敞的宿舍就是我们可以以开放之心去接受每一种差异与特色文化的广阔天地。在小小的一方宿舍中，我和我的室友讲述着来自祖国大好河山的每一种或绮丽或厚重或俊逸的景色，感受着五千年历史长河滋养出的深厚文化，到达了现实中未曾踏足的每一处瑰丽风景。就在这些时候，一棵名为“美美与共”的枝叶扶疏的大树，在每个人的内心深处悄然拔地而起。

这就是发生在那年的我们的故事，希望每一位来到山科的学子都能够在宿舍舒心生活，结识一干好友，肩并肩从现在走向未来，遇见更好的我们。

继之 (小说)

□ 计算机学院 石一茗

压得更低，如蚊蚋一般，缓慢而沉重：“我曾有一个兄长，正是在同你这般热忱的年纪，天不怕地不怕，直言进谏而惹龙颜大怒，银铛入狱，最终，最终……”

他哽咽了，发不出声。继之也沉默了，沉默半晌才闷闷开口：“节哀。”

那文章被他攥在手里，他手心里全是汗。

为官不到半年，继之查出了一桩了不得的大案。

淮南节度使苟利资财之罪，非法擅自没收百姓的财物和庄田，一起贪腐案牵连出来八名刺史和六名御史。他本该毫不犹豫地上书，可他却只觉得心脏快冲出胸腔，因为他面前书案上不止有亲笔写的文书，还有那位节度使托人送来的一箱黄金和一纸引荐书信，声称只要继之不过问此事，功名利禄不是问题。

继之犹豫了。他本该愤怒的，可他竟然犹豫了。他开始顾虑更多，倘若上书，节度使必然知道自己所为，依信里所写，更高层似乎是有他的亲信在的，那自己必然会被报复，连累家人，运气不好还要诛三族之类……

是这样吗？继之几乎想扇自己一巴掌，那受欺凌而饥寒落魄的百姓怎么办？忍心看着百姓们叫苦不迭却无处可诉吗？要和自己最厌恶的那种人同流合污吗？

可是父亲母亲……家中幼年的弟弟还在私塾，自己埋头苦学二十年才拼来的官职，就功亏一篑吗？要舍小家为大家吗？

继之快疯了。他眼前看到了两条路，他必须迅速做出抉择，哪怕两条路都是荆棘丛生，都黑云低垂，像猎人戴着漆黑手套的两双手，他逃不掉，逃不掉。

春末的五月，渐渐沥沥下了场小雨，灰蒙蒙的天空那样低，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继之慢吞吞地穿上中书郎的官服，衣服被打理得干净。几年来官职升了又贬，贬了又升，官越做越大，精神却颓靡了，再也没有了当年的热忱。

他抬手正了正衣领，俯身拍了拍衣摆上并不存在的灰尘，动作缓慢而沉重，每一步都拍到时光里去，像烧焦了的信笺的颜色，掉进岁月的染缸。走过那条熟悉的街，继之撑着伞，垂下脑袋，听见雨点窸窣窣落在伞上，听见自己的脚步声，一步一响，每一步都走在生命里，又混合着鞋底潮湿的泥土，再也走不出去。雨水倒映在他眼眸里，他的眼眸不再那样好懂。

是些许呆滞无望，是些许沉寂压抑，和望不到底的黑潭，潭底疯长的杂草，从林里永久的寂静，没有鸟啼声，连风声都没有。愁云惨淡的五月。

收拾好心情，继之换上熟稔的笑脸，优雅风度地打招呼。他凭借几十年的文学素养走到这个官职，自然也有那般适配的气质。圣上唤他去起草诏书，刻不容缓，他急急匆匆赶去，雨水斜斜落下沾湿了他的衣袖，脚步带起的泥渍弄脏了他的下摆，他却没再去拍打干净。

事情是一位左拾遗新官上任，连着三天上书进谏，语言收敛委婉了，但毕竟是批评了圣上的错，早已惹怒了龙颜。今日终于在文书里挑出了错，要株连九族，灭顶之灾。继之端着毛笔的手微微颤抖，他强装镇定，练了这么多年的书法，拟写过那样多的文书，他头一次觉得这笔太沉重，他不得不用左手死死扣着右手腕来保持稳定。他脑子里像被杂乱的稻草压住，压得喘不过气，又被锋利的草尖狠狠划破，刺痛着血肉。他像行尸走肉，程序一般完成了工作，不记得自己是如何写完的，不记得自己是怎样走出这官殿的，他脑中好像划过无数的想法，又好像茫然空洞，什么都没想过。

“继之，继之……”他听到有人唤他，回头望去只见茫茫一片，长街短巷的交错，青墙黛瓦的描摹，世界都融化在雨水里，仿佛雨中山仙境。他看到了弱冠之年的自己挺立在雨里，比松鼠还要坚毅。他看到了同龄的少年毅然决然地赴死，为家国百姓，丝毫不为自己。他看到了鲜血染红少年干净的衣服，而那个自己却畏畏缩缩地站在一旁，佝偻着身躯，被风

雨摧折后的小树，再也挺不起腰来。再忆少年事，他终于有一种物是人非的刺痛感，继之没有继治国之使命，反而继庸官之窠臼，实在讽刺！他撑不住伞了，他撑不住了。

二十岁那年亲手埋进心脏里的刺，终于在四十岁这一年化作利刃割开了他的身体。

雨后的空气弥漫着泥土的清香，那种阴沉沉的压抑感也渐渐消散，和风携着潮湿的味道落到继之的鼻尖。书房昏暗，蜡烛燃了一夜，只剩一点残焰是它最后的倔强。桌案旁是无数被揉成团的废纸，继之面前是今日要上书的文章。

一宿没合眼，继之身上的官服也未换下，他抬手揉了揉褶皱，正了正衣领，疲惫的眼眸里是久违的清澈与热忱，抬头望向窗外，那一点鱼肚白正缓缓上升，越来越亮。

分。但这又能改变什么呢，在我记住那些曾经遗忘的人的时候，又有多少被我记住的人已经遗忘了我。我不禁产生了疑惑，这样泛化的记忆是否真的有意义？我虽然没有了忘记他人的痛苦，却也承受了更多被他人遗忘的痛苦……

年近的老者回忆起自己早已逝去的青春，他或许还能想起那年的人和事，但那些年轻的轻狂与内心的悸动却早已被季节所遗忘，剩下的只有随时光的流逝而美化的记忆。又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明媚的阳光已被垂垂老矣的心所散射，它们不再是当年的强烈与炽热，而是多了份柔和与温暖……

记忆的繁花已落尽，在我心中却仍旧回荡着花落的声音，一朵一朵，在那无人的内心世界轻轻飘落……岁月以其荒芜与刻薄欺骗了我的热情，让曾经的美好记忆变成了被遗忘的绝大多数。它们虽已被我的大脑遗忘，却始终铭记在我的心中……

那天，我看到一个人，一个已经被我忘记了的人，我忘记了曾经与他的羁绊，忘记了他的姓名，忘记了他的声音与长相。可不知为什么，当他对我微笑时，我忍不住流下了泪水——这泪水的意味，人人

不同……

出生时的我们都是一个只会哭的婴儿，但当许许多多的事情在我们身边发生，开始在经历中成长，我们记住一件事，忘掉另一件事，记住一个人，忘掉另一个人。我们记住了高兴时的喜悦，苦难时的悲伤，成功时的骄傲，无助时的迷茫……在反反复复的记忆与遗忘中，我们虽忘掉了绝大多数，但我们却记住了全部。为何是全部？只因我们都是人，人是一个有感情的动物，而情感也能创造一个鲜活成长着的人！

我被遗忘的绝大多数们，很抱歉，我已经把你们给忘记了，但还是想谢谢你们路过了我的生活，参与了我的成长，并最终构成了我生命的本身！

谢谢你们，无论你们是否还会记得我……

被遗忘的绝大多数

□ 文学院 李玲玮

你能看懂天空吗？

□ 安全学院 姜逸飞

天空是晴朗湛蓝的
像你上扬的嘴角
开心又无虑

天空是澄澈明亮的
像你轻抬的眼帘
纯粹而无暇

天空是昏暗阴沉的
像缄默不语的你
欲言又止

天空是深蓝孤寂的
像你深邃的眼眸

诉说着过去的故事

星星点缀着天空
犹如浪花点缀着海洋
像晨露托着草绿
似波点点缀着人生

云朵轻盈地飘浮
是窃窕妩媚的淑女
遇事娇羞，惶恐焦虑
似温婉尔雅之君子
淡定自若，谈笑风生

有风袭来

万里无云
有阳照来
晴空和煦

雷来的时候
是天空在哽咽
雨来的时候
是天空在哭泣

你也许看不懂天空
你也许不曾抬头
可天空，在看你